

秋千架

swing

雪小禅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我还记得十七岁的秋千架，它一直在青涩的青春里晃动着，晃动着。
十七岁已经走了，可秋千架还在。





秋千架
swing

雪小禅 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千架 / 雪小禅著.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80203- 531- 7

I. 秋… II. 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354 号

秋千架

作 者: 雪小禅 著

选题策划: 张国辰

责任编辑: 张国辰

特约编辑: 伊丽琦

装帧设计: 余一梅

出版发行: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 话: (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 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155 × 225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80203- 531- 7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录]

001	三剑客
007	从天而降的陈北方
013	喜芽的小秘密
018	叶画画的锁骨，叶画画的长发
023	薄荷的离歌
030	海边誓言：谁也不许变老
035	我用了那些2B铅笔
041	喜芽的骨头汤
048	叶画画，你哭了吗
052	最后的探戈
058	一直在这里
065	七月，初吻
072	你我的倾城之恋
077	一个人的黄河
083	妖精叶画画的冬天
088	那么碎，那么碎
094	只有你拥有
104	半支探戈
111	爱无季
117	北上的爱情：我对你负责
123	有野心的女子
129	让情敌比了下去

136	因为，我为你而生
142	我是蚕，吐丝缠爱情
148	淡淡的薄薄的，但却是凉凉的
153	那样的暗恋，不过是一场痼疾
158	我和陈北方的爱窝窝
164	时间就一滴滴地过去了
170	我和另一个男子的广州
176	我的爱情，远去了
183	谁都曾经暗恋
190	悲伤的西班牙
196	两两错过
202	他生
207	灰姑娘有了水晶鞋
213	碎了
217	为什么忘不掉你
225	因果
230	十年惆怅
232	秋千架

[三剑客]

我叫薄荷，是的，就是那种清绿叶子淡淡清香的薄荷。十六岁半，高二年级，齐耳短发。我的好朋友是喜芽与叶画画，她们分别在文科三班和艺术系二班。我们高一时在一个班，后来分班后，用喜芽的话说，做鸟兽状散去了。

可是，谁能阻挡我们成为好朋友？谁能阻挡我们鬼混呢？

喜芽，这个稍微有些胖的女孩子，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眼睛。她眼睛不大，可是因为看人时总是目不转睛，让人疑为花痴。又因为戴一副近视黑边眼镜，所以，更显出那种温柔与敦厚。

亲爱的喜芽五岁开始弹钢琴，我和叶画画曾亲耳听过她现在弹钢琴，用叶画画的话说，惨不忍闻。身高一米五九的喜芽，最喜欢和男生打篮球，并因此暗恋上隔壁高大威猛的男生。那男生因为太帅，被誉为A城“一中第一帅”。当然，他也是篮球队的队长，我疑心喜芽因为喜欢他才会喜欢什么鬼

篮球，以至于每天把迈克尔·乔丹和麦迪挂在嘴上。

谁不暗恋呢？

暗恋是朵羞涩的小花，它同样开在我心中。

我喜欢高三年级的学生会主席，就是那个一脸忧郁会写几首小诗的家伙。他是学校广播站的主持人，我爱听他磁性的声音，很多个黄昏，我坐在合欢树下，听着他的声音，无限地想……谁让十六岁是幻想的年龄呢？

叶画画是我们三个最美的，毫无疑问，她将成为未来的大明星，我和喜芽一直这样认为。

她修长的腿和小马驹一样，嗓子如同百灵鸟一样。不，这些还不够，关键是她的脸多么小，多么具有立体感。我第一次看到叶画画是被她的美所吸引，一米七三的身高，加上一张绝世倾城的脸，想没有绯闻都难啊。我对喜芽说，这个家伙，看着吧，天生具有惹是生非的本领。

喜芽喜欢写文章写诗，叶画画主修音乐，半天上专业课半天上文化课。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周末，三个人骑了车出来，在湖边转上一圈，学校的湖边有一个十分美丽的秋千架。我们三个坐在秋千上，像小鸟一样喳喳地说着。秋千上有攀上来的青藤，枝枝蔓蔓这样美，而我们说得最多的当然是爱情！

只能是爱情！

虽然我们觉得爱情这个词离我们如此之遥远，可是，谁能阻挡我们向往爱情？

所以，那些男生便成了我们说起的主要对象。

比如陈北方。

比如林与飞。

比如sevenseven.

喜芽说，叶画画，我们老了也在秋千架上聊天吧。

叶画画说，那得给我找个帅老头，否则我不来。

我骂她总是这样好色。

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好色之徒。

我喜欢陈北方，喜芽喜欢林与飞，叶画画喜欢金城武。这三个男子全是帅得不能再帅，近乎帅呆的那种！

对，叶画画喜欢金城武，所以，她只有一个人幻想中，只能半夜给金城武写封信，然后石沉大海。在这一点上，我和喜芽无比同情她，我们告诉她一个真理，天上的月亮固然好，可是不好摘，一是唯一，二是太远。

叶画画十七岁半，喜芽十七岁，我十六岁半。我们也曾老大老二老三地叫，后来终于觉得俗不可耐，喜芽说，亲爱的，我们已经够俗了，绝对不能往更俗里靠近。

叶画画说，知道我们三个为什么这么好吗？为什么死缠烂打都分不开吗？

我和喜芽茫然地看着她。

她指着我们鼻子说，因为我们俗。

我们为此懊恼万分，可是叶画画又说，有位美术大师说过一句话，俗，那是雅的拐杖。

哪位美术大师？达利？康丁斯基？毕加索？夏加尔？

忘啦。

喜芽说，我觉得是某一作家说的。

算了算了，我说，爱谁说的谁说的吧，反正我们是够俗的。我们爱吃一块五一份的麻辣凉粉，爱吃放很多辣椒的过桥米线，爱看破电影院里放的爱情片，爱去逛那些有情有趣的小店，并且给自己花几块钱买个装饰品。

总之，除了学习是件烦人的事情外，我们的生活是活色生香的。

因为活色生香，我们才认识。

我记得一年前，叶画画站在一颗法国梧桐树下，白衣乌发，好像仙子下凡。我一下子呆了，觉得自己和一只土豆一样了，一米六八，而且没什么胸，脸上还有痘痘，再看看叶画画，我郁闷得差点跳楼。

幸好是二楼。

是我主动搭讪她的，美的事情对我天生具有一种诱惑力。我知道，那天动心的男生肯定很多，因为后来，无数男生想借我认识叶画画，可是，叶画

画是这样骄傲，和一棵小杨树似的，目不斜视地经过那些男生身边，看来，被男孩子们宠坏的女孩子就是这样啊。

而喜芽是个沉默的女孩子，她开始并不说话，用叶画画的话，是我和她把她发展吸收进来的。

喜芽是不被引起注意的女孩子，也许因为有些胖的身体？也许因为黑？也许因为寡言的性格？我们在高一交往并不多，后来我看了喜芽写过的一篇文章，马上被她折服！

叶画画也叹服了，因为喜芽太有才了！

她写春天，说春光的百花儿是张公吃酒醉了才开了，哪管绿越来越肥红越来越瘦，根本不细细商量，花儿就这样此起彼伏的开。她说，她爱花，即使知道她们薄命。这句话打动了，我和叶画画说，这句话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叶画画说，打不死也写不出来！

得吸入她进咱的组织！

得！

咱成立三剑客！

好，我说，三剑客！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和叶画画把喜芽绑架了。我们在蔷薇花下问她，你愿意和我们好吗？

喜芽都傻了！

这算什么呀，又不是谈恋爱！我和叶画画有种特别壮烈的心情，我们说，和我们好吧，咱三个好一辈子。

反正一辈子是很远的事情！因为远，因为觉得青春一大把，所以，放肆地说，管它呢。

十六七岁，那是青涩欲滴的岁月吧，和翠鸟一样绿，和翠鸟一样羞涩，把友谊看得很重，希望邂逅另一个自己，希望和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共度青春。

怎么样？我们逼问她。

而蔷薇花的清香在四月里弥漫着，如此美，如此伤感，以至于多年后我

想起那一墙蔷薇花都要落泪。

好吧，喜芽说，让我们好吧。

太好了！我们三个把手勾在一起，然后跳了起来。

从此，在一中，你会看到三个身影总在一起。我们一起逃课跳墙去看电影，一起去冷饮店吃冰，比谁吃得快吃得多，我们都曾经吃到拉肚子；我们给数学老师起外号，叫他四只眼，因为他戴的眼镜比瓶子底还厚，给化学老师起外号，叫他铁元素，因为他又黑又胖；我们还喜欢瘦瘦高高的指导员，他刚师大毕业，头一甩的时候，特别像小泽征尔……

更多的时候，我们三个散了晚自习会来到池塘边。池塘里有睡莲花，墙边有蔷薇花，我们静静地坐在月亮之下，听着池塘里青蛙的叫声，有谁知道在深夜里拉着小提琴？远远近近的，而我们的心事，也是这样起起伏伏，谁小测不理想了，谁的大姨妈又提前来了，谁的亦舒小说被传丢了……这些琐碎的、美丽得如梦一样的记忆，我没有想到，它们会和碎钻一样，散落在我以后的每段光阴中，让我欲忘不能！

分班那天，我们三个第一次喝了酒。

因为我要上理科，叶画画上特长班，学声乐，而喜芽要上文科班，我们三个注定分离，注定不能上课四十五分钟在一起，然后趁老师不注意飞一个媚眼，注定不能再走后门，把我和喜芽分在同桌，而叶画画就在我们后桌。

所以，我们注定会哭泣。

那天我们在一中旁边叫“清远”的小酒馆中要了一瓶红星二锅头，一斤，三个人用口杯匀开，叶画画说，谁也不许剩下。

那天我们要了两个菜，一个鱼香肉丝，一个烧茄子。

我想，下一辈子我还会记得这两个菜，鱼香肉丝，烧茄子。

每人三两酒，第一次喝白酒，第一口下去，眼泪就下来了，喜芽和叶画画也是。瞬间，我们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是酒辣？还是情深？

谁能说得清啊！

醉后的我们在操场上走了一夜。叶画画一直在唱歌，她的声音多么像苏

慧伦，而她唱的那首《爱的代价》多么好听——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也不凋零的花……

我们一边唱，一边哭。多少年之后，我想起那个夜晚，黯然销魂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好像青春是场太盛大的演出。而那天，无论如何，也算一个非常隆重的开幕吧。

[从天而降的陈北方]

我想，我真的是喜欢陈北方的。

陈北方好像从天而降。

在我十七岁这年，他经过我，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我穿过四月的樱花树，去听多年前的校友讲座，这个校友毕业于北大，现在哈佛，好像回乡省亲一样。

学校组织听这位学长讲课，我想，哈佛算个屁，但老爸说，哈佛绝对算个屁，你快去听听吧。

所以，我骑车骑得很快。叶画画说我，薄荷总是风是风火是火，总是安静不下来，好像一团火，一直在燃，那么热烈地在燃。比较而言，这个家伙就显得清冷，她说她应该叫薄荷，我也曾经认同，我哪里清凉啊，我这样、这样的似一只火烈鸟，一直烧啊烧。

所以，在我撞倒了陈北方之后，我吓傻了。

出车祸了。这是陈北方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

我扑哧就笑了，因为他笑起来非常动人。那时，我根本没有把他和学校广播站的主持人联系起来，根本没有想到他是高三学生会的主席，我说，你要我对你负责吗？

要，他说，你得对我负责。

看，这就是我和陈北方同学的第一次见面，他要我对他负责。我说，好吧好吧，我给你两块钱，你去买一根冰糕吃吧。

他笑了，然后挥挥手，快走吧，没事，演讲快开始了。不过，你欠我一个人情，你要对我负责，因为你撞了我！

好吧好吧，我们去看演讲吧。

原来，他也去看演讲啊。

晚了，他还没有骑车。他说，要不，为了弥补你的损失，我用自行车带着你吧？

好吧，我说，就这样了。

我上了自行车，这才意识到，我这是第一次坐男生的车，第一次离一个男生这样近！而且，是这样好看的一个男生，他剑眉星目，英俊飘逸，他头发里有薄荷的清香，他穿着藏蓝色的球衣，下面是一条淡蓝色牛仔裤。四月的风里，樱花落到我们头上，我感觉自己有些许紧张，因为两条腿来回晃着。

到了礼堂，他说，记住我的名字啊，陈北方，就是我在北方的意思。北方，明白吗？我叫北方。

我也嚷着，记得我的名字啊，薄荷，就是清清凉凉的薄荷。

那是我和陈北方的第一次见面，我站在礼堂外面，发了好长时间的呆。天知道，我的心跳怎么会这么快？怎么会啊？不但心跳得快，而且，好像我的手脚有些凉，有些凉啊。

陈北方，陈北方，我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觉得无限惆怅，无限美。

第二天我问叶画画，你知道咱们学校的陈北方吗？

当然，高三的学生会主席，广播站站长，好多诗是他念的，声音非常好

听，怎么了？

没事没事，我假装掩饰着。原来，原来他们是一个人啊。

别装了，叶画画说，说吧，到底怎么了？

我撞了他。

然后呢？

没然后了。

叶画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谎话会长长鼻子的，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我还嘴硬，没有，就是没有啊。

可是，可是我知道不对了。风这样轻了，小草绿得这样要滴出水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因为它知道，红要趁早，晚了来不及了啊！天空为什么要这样蓝，因为，因为十七岁的青春，就要这种颜色，蓝才是对的，有神秘有青涩有美好。还有，还有那种淡淡的、薄荷的味道。

如果，如果你在十七岁时遇到我，你会看到那样一个我。

长的棉布白裙子，洗得很干净，泛着淡淡的薄荷香，因为洗的时候，我总是会加一点薄荷味道的洗发液。当然，还有我的白球鞋，还有我又黑又茂密的浓发，当我坐在陈北方后面闻到他头发里的薄荷香时。我知道，我喜欢这种味道，迷恋这种味道，就像我喜欢学校里的合欢树、樱花树和蔷薇花一样……

而十七岁的我，有了粉红的小秘密。

每天，我都绕到高三的四楼，然后经过七班门口，我假装经过，我假装无所事事。其实，我是为了遇见一个人。

那个人，当然是陈北方。

这算什么？一见钟情么？暗恋么？呵呵，人生若只如初见，原来，原来所有的发生都是刹那啊。

我说话声音变了，不再大声嚷嚷了；我淑女了，爱低头了，我爱笑了，爱脸红了；我也忧郁了，常常会一个人面对着满池湖水发呆。甚至，我疏远了叶画画和喜芽，因为我要安静，要一个人，想那个人。

那个人，是我心里的小小地道，弯弯绕绕，一直曲折在我的心里。

很多次，我遇不到他，可是，我不灰心。

我仍然去，每天，每天。

每天我做的事情还有一件，我去学校广播站楼下的合欢树下，听广播。他会每晚六点到六点半准时出现在那里，他会用磁性的声音朗读一些诗。

我看见灵魂一闪

一张美丽的脸

她在我身后

原来已经很多年

.....

那时候，微风吹起，四月的合欢树刚刚抽芽。我坐在树下，听着他一字一字地朗读，那小小的喜悦，是鸽子吗，飞啊飞，扑啦啦地飞着，到处都是。

我躲在树的后面，那棵老树，足够粗足够老，它隐藏着我，隐藏着我私密的快乐。如此美，如此销魂的黄昏，之后，他会放上一些音乐，出来吃饭。

每次，我看到他从广播站那个旧得发黄的小木门出来，我的心都会一跳一跳，是疼？是喜悦？我哪里说得清呢。

陈北方在风中走着，细长的腿，牛仔裤，麻的白衬衣，如此飘逸。风吹起他的黑发，他甩了一下头，他甩头的样子太帅啦。我看着那背影，一点点消失，心里一点点空茫，因为去看他，我去打饭时，往往是残羹冷炙了。

我吃了几个月残羹冷炙，可是，我觉得幸福。

怀了小秘密的夏薄荷长大了，她沉默了寡言了，心里装了一千只明晃晃的灯，不停地亮着亮着。她爱看他的影子，爱听他的声音，爱闻他的味道，虽然，虽然他在明处，她在暗处。

那天忽然下了雨。

是五月槐花香的季节，可是，雨沥沥地下了起来。雨打湿了我的头发，我跑回去，取了一把伞，然后再跑回来。

不早不晚，陈北方出来了。

我鼓了很大勇气，然后终于跑到小木门前，突然就站在了他面前。我想，我是不是足够不要脸了呢？可是，喜欢一个人就应该不要脸吧？

是你？他很惊喜。

是我。

有事啊？下雨呢，快去吃饭吧，晚自习要开始了。

还要说什么？已经慌张了，脸红透了，是一只成熟的大苹果了，我把伞给他，给，打着。

说完，转身就跑了，留了他自己，呆呆地雨里发愣。

这是我第一次给男生送伞吧？坐自行车，也是第一次啊。

后面的人喊，夏薄荷，你呢？

头也没有回，往雨里跑，心这样跳这样慌了。我又闻到了他头发里的薄荷味道，那是我的味道么？

《白蛇传》中许仙曾借伞给白娘子，那是白娘子故意布下的爱情局。她让天公下了雨，那么，我借给他伞，也是我布下的爱情局么？

他一定会还的！一定的！

餐厅没饭了，那么，啃点方便面喝杯酸奶好了，好像有点发烧。是太激动了，还是淋了雨闹的？

晚自习，心神不定，明晃晃的日光灯太亮了，我浑身发着热，是发烧了呢。

我去找喜芽，她跑出来，急急地问，怎么了？

发烧了。我居然委屈得想流眼泪，没事没事，她说，走，去打针。

怕打针啊，晕针。

我快晕了，四肢发飘。这些天，茶不思饭不想，瘦了好几公斤了，一米六八，四十七公斤，嗯，是瘦了点。

来，我背你。喜芽说。

不，不用了。我自己。

可是，我却软软的没有力气。她摸我额头，你呀，烫死人了，有四十度呢。来吧，别嘴硬了。说着，她一下背起我就往宿舍去。

那条细长的路好长啊，黑暗中传来花的清香。

你闻闻，蔷薇花香呢，好美呢。

别说话了，你嘴里扑出来的都是热气呢。

我好想家，好想妈呢。说着，眼泪出来了，湿了喜芽的衣服。她总是爱穿一身运动装，也许因为胖乎乎的，所以，以深颜色为主。我最爱她穿深蓝色，大海一样，非常漂亮呢。

到了宿舍，她给我敷了冷毛巾，然后去买退烧药。十分钟后，她气喘吁吁跑来，把我扶起来。我说，喜芽，你像我妈。

噢，她说，我顶多像你姐。

噢，我说，那是我烧糊涂了。

这个家伙，总是对我这样好，每次我发烧肚子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她。她力气大，能背动我，叶画画能干什么？她可背不动我，她就会说怎么办啊？

那天晚上我一直说胡话，同宿舍的人说，你好像一直说，薄荷，薄荷，你叫你自己做什么？

我的脸红了，我其实是想念陈北方身上薄荷的味道，那只有他才散发出的味道，我名字的味道。

我烧了三天，终于打了针。叶画画和喜芽逃课来陪我，我们在床上，说了很多话，比如一年之后我们考哪里的大学，比如我们想谈场怎样的恋爱。总之，我们说了好多好多话，我的烧退了，小脸更瘦了，我回到班里上课时，看到书桌里放了一把伞，那里，夹了一个小纸条，薄荷，谢谢你的伞。

打开纸条的刹那，我的手有些颤抖，陈北方，为什么你的字也这么美？为什么？真是字倾城人倾国啊，我轻轻地闭上眼睛，仿佛又闻到了薄荷的清香。